

色多的瑙河

譯 剛亮徐 著 爾察岡 大山歷

行 發 店 常 華 新

那些軍用貨車沿着山邊疾駛下來。

那是一個十月裏的晴朗的秋天的薄暮。斑駁的樹林覆蓋在路兩旁的斜坡上，遠遠的從不見光輝的深處伸展到落日的斜線裏，那甚至比白晝還更為光耀。

修拉·雅斯諾柯斯卡雅站在車子裏，抓住了車頂，向着滑過的金色的樹林，向着迎面直衝上來的路笑聲。那閃耀着金紅色的整個大地沙沙的響着。

在樹林裏一條小溪旁邊的一塊小小的空地上，一隊行軍的士兵停在那裏休息。精美的柴子從黃色的樹上飄下來落到了士兵們的汗濕的肩膀上。其中一個，卸下了包袱，偶然抬頭頭來站了一會，迷感着……他在那兒看到了什麼呢？在山的頂峯上，一個古城堡的廢墟隱約可見；而通過牆壁的隙縫，陽光流瀉了下來。

一直伸展到地平線上，特蘭斯瓦尼亞的秋天呈現着一團金色的火焰。

為什麼今天的世界顯得這樣的美好、歡樂、和親切呢？那些士兵們的起了皺的靴子不是在灰色的石子上軌轉着，而却是在這大地的十分美麗的地毯上沙沙的響着。他們所留下的印痕『這樣的清晰！一隊接着一隊，一隊接着一隊……沙沙的踩着，那些上好的舊靴子是決不會磨損的！』踩過烏克蘭的黏性的黑色的大地。於是變成了比薩拉比亞的石灰石的白色，和像銅一般紅的羅馬尼亞的黏土。沙沙的踩着！你應當踩過這些地毯啊！

車子飛馳着，彷彿在飛向仙境去。風在發着歡迎：修……修……修……修拉……修拉……風在低低的叫着她底名字——那是飄來的尤利叫她的聲音，從遙遠的提索河^①那邊，在那兒大砲正在沉重的響着。飛呵，車子，飛呵！衝呵，衝呵，衝向高山去，衝向幸福！

幸福！它來自天上，像它平常那麼的。修拉却希望着來自明斯克^②的信裏；而所有那些時候，它却就在這兒，就在她的近傍，在她自己的預備醫院裏，在那牙症病房第九號裏。它怎麼就在那兒呢？她還留在病房裏，由於她自己對國家的責任向一個軍曹講着話。在角落上，多病的蕭夫康在跟他隔壁床上的那個人討論着山地戰爭。蕭夫康！親愛的繙着牙床的蕭夫康！為什麼她以前不曾注意到他有這樣一張漂亮的面孔，這樣一對溫柔多情的眼睛呢？不管什麼時候修拉走進病房去，他就鑽進毯子裏去，直到她走了。他是羞於他在醫院裏的那付打扮，他底伙伴都爲這而常常打趣着他，而修拉也常參加這種打趣。……然而從這些彼小心地用士兵們臨時作成的梳子給梳出來的可羞的鬍子下面，那些話是使她怎樣的驚跳了起來！「布蘭斯基的鞍子」！帶着平穩鎮靜的態度，蕭夫康是在講着一些山地行軍的事情。布蘭斯基的鞍子！修拉站在那裏，停止了呼吸，她和軍曹的談話飄到了空中。她是在怕着——她能夠設想着這個嗎？

「你說什麼呵，蕭夫康？」

「哈？」

① Bessarabia，地名，在蘇維埃聯邦之一的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內。

② 位於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間的喀爾巴阡山脈間，約離多瑙河八百公里。

「關於那些鞍子……誰……什麼鞍子？」

「喔，鞍子……那是布蘭斯基中尉發明的，我們的連長的。」

「布蘭斯基的？」

「對啦。他在看到我們背上的包裹搖晃不定的時候親自給他們想出來的。於是所有別的隊伍……」

「不，我的意思不是這個，蕭夫康！請告訴我，他的教名叫什麼……你們的布蘭斯基？」

等候着回答，她慢慢的舉起了小手放到胸前，「若她在把一些話扼下去，那樣子就像她在扼着一隻小鳥一樣。」

「他的教名？呃……讓我想一下……他們大家是怎樣叫的？……喔，是了：尤利——尤利，就是這個。」

「尤拉斯！」

「不，尤利。」

「尤拉斯！尤拉斯！尤拉斯！」——她連叫着這個親暱的小名。

她全身充滿着幸福，就像春天爆發出來的嫩芽。突然眼淚湧出來了。她投到蕭夫康的懷裏，笑着、哭着、懇求着：

「說下去呵！說下去呵！」

「你要我說什麼呢？我再也知道什麼了。」他困惑的望着她，他的面頰燃燒着。而那些別的人便事情更糟，他們大叫着吻她而他確有着這樣的機會呢。

「講下去，蕭夫康，講下去呵！……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訴我，所有的一切……他在那兒怎樣？他

現在好嗎？」

「是呵……他是一個靈活的有着石頭好髮的小傢伙……從不沒有理由的罵人……一個真正的好人，他是……」

「你最後在什麼地方看到他的？」

「你歸到過八〇五號山嗎？那個神祕的山！一個整齊的阿拉拉韓山！那兒有我們許多人……在我中彈的時候，我被抬到了路下的大砲陣地裏，向中尉報告。他對我說，『等你好了，』他說，『你回到我們這裏來。我們總是歡迎你的。』我是他的傳令兵，你知道。」

蕭夫康知道修拉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聽着他，她感念着她底尤拉斯：他是恰恰和四十個月前一樣。謹慎的——溫和但是頑強的；注意着所有的一切，即使最瑣屑的小事……不管什麼時候都在想盡方法改進砲隊的戰術。她能夠看到他在成行的綠色的樺樹林裏，騎着馬，胸前掛着雙眼望遠鏡。或者在隊伍的前頭沿着多岩石的山路前進，不見了，又重新出現了，彷彿他是飄浮在波浪上。或者在晚上，傍着路邊，用乾啞的聲音向他的同志們講着話。

「乾啞的，你說？他不咳嗽嗎？他？」

「喔，我們在山上的人全都啞了嗓子……那一點也沒關係……他不咳嗽，不。勻稱的呼吸即使在睡覺的時候也很悅人呢。只是有時候他很激動的叫喊着：『開火呵……開火呵！』」

修拉一點也不隱藏她對於這個士兵——他這麼親近的傾聽了她所愛底那個男子底呼吸，所感覺着的尖銳的妒意，注視着他底藍眼睛，偷偷的用他自己的大衣給蓋好了他那雙穿着帆布靴子的腳，以便它們「不致於着了涼」，在他睡覺的時候。

「謝謝你！……謝謝你，蕭夫康！」

眼睛裏充滿着淚水，修拉緊緊的捏住了他底粗手。

第二天她要求到布蘭斯基的隊伍裏去工作。……

那個她底醫院的所在地的特蘭斯斐尼亞的小山鎮已經離開她底視線遠遠的從路的那一邊消失了。摩托車隊向山下疾駛，那金紅色的羣山給它造着路，一若它們是活的一樣。確實的，約在一哩之外，路將到了盡頭，那些直衝的貨車就要一輛接着一輛的駛向懸崖而被砸得粉碎。但這兒他們又走完了一哩，而路却並沒有完；那只是轉了一個彎罷了——看呵！——沿着懸崖的邊上，一些不可知的石工深深的從山壁裏開鑿了一條公路的帶子，無窮的向前伸展着、伸展着、伸展着。

前進的隊伍，行行復行行。可是這些人看來全不像那些剛從醫院出來的帶着傷疤的憤懣的士兵。這些人全有着羨新的裝備，而他們背上的鍋罐，也顯示着沒有一點烟煤。

「他們幹嗎這麼不高興呢？」修拉向坐在鴉兜室旁的砲隊的軍官問，他的臉色很黃，似乎他有着什麼病。

「昨天還是囚犯呢，」他解釋着。「剛剛從羅馬尼亞的監牢和集中營裏被釋放出來。他們是很好的替手；他們作戰非常凶猛的。」

「他們的武器在那兒呢？」

「哦，等他們要用的時候，他們會得到的。也許你現在就站在它們的上面呢。」

只在現在修拉才注意到她是站在一些被牢牢的釘住了的長箱子上。在車背上，小心的堆着許多黑綠色的箱子，從帆布底下露出着。

「那些也是武器嗎？」她問。

「我希望告訴你那些都是……白砲隊的。八十二號的。」

修拉想起來這些是尤拉斯的砲隊所有的。

「它們很厲害嗎？」

「要把德國鬼子研成粉碎呵。我們叫他們做茶壺。」

「茶壺？」她吃驚的揚着眉毛。「你說它們厲害，可是這兒它們却有着這樣一個可愛的名字！」

「我們的美人怎樣呢，那卡邱沙？……也許它們得到這樣一個可愛的名字，就只因為它們很厲害的緣故罷了。」

「一個多麼會詭辯的人呵！」修拉笑着想。

樹林在太陽光裏閃耀着溫柔熾烈的紅光。成羣的山羊和綿羊散佈在山邊上。一個小姑娘穿着發亮的裙子站在遠處的路旁，像一首詩裏的一個廬女，揮着白手帕表示歡迎。修拉摘下灰色軟帽來揮着作為回答。

「這兒的人民多麼可愛呵！」她底眼睛閃耀着光輝，「我的匈牙利的女主人在我離開的時候竟至於哭了起來呢……」

「噢，是的，任何時候都是這麼可愛的，」軍官說，「一天晚上我們的一個看守武器的人在山上迷失了路。第二天發現他被勒死在一個葡萄園裏。」

「你別說吧！」修拉恐懼的叫着。

「哎呀，你想到什麼了？那些法西斯蒂偷偷的進了他們底小房子。這些不是一九四一年公開攻打他們的暴徒。這些是更狡猾的。對付他們比對付那些公開攻打他們的難多了。我們又常常忘記了他們……確實，他們請那個武器看守者喝酒，又給他弄來一個漂亮的女人。這就是他們所用的方法……」

「是的，你說得不錯，」修拉沉思的說，「有時候我們是太隨便了。我們以為所有的人都跟我們自己一樣。告訴我……那一次關於那個武器看守人的——他們抓住了謀殺他的凶手嗎？」

「抓住了幾個。可不是全部。」

貨車爬上了一條高路的口上。披着秋裝的樹木欲活的羣山展開到遙遠的天邊，呈顯着一片純潔的無極的藍色。

「看呵，看呵！」修拉喊着，指着一個有尖峯的山，它從羣山中高高的聳起着赤裸的石脊，而在更遠處那個山峯的下面圍繞着一帶親切的黃色的樹林。「看，那是多麼美麗呵！一片金黃色！」

「八〇五號山，」軍官用沉重的喉音說，「我們的師佔領了它。」

如果軍官再嘮叨下去，他或許會告訴她師部佔領遠處那個金色山頭所付出的代價。也許夾在別的事情中間，會告訴她，像一個沒有休息的哨兵似的，一個白俄羅斯的學生，一個漂亮的砲隊軍官被留在那兒，他在斯大林格勒的蒂諾伏耶戰鬥後，所有砲隊裏的士兵全都知道了他。也許是他感覺得不太舒服，也許是他要打瞌睡了：無論如何，他沒有說什麼。修拉也沒有再問，因為這時更好的景緻展開在她底眼前。

摩托隊駛下到了匈牙利平原上。被籠罩在模糊的昏暗中的衰敗的大草原迎接着它。

它是不遠了，顯然的，因為這個地方已經作過戰場。路邊堆積着大批的綠色和黃色的猛烈的炸藥箱子，和大堆失去了引線的地雷。我們的工兵從破敗的道路和橋梁和四面各處把它們成千的掘了出來。公路兩旁的戰場已經被發掘了一百公尺。路邊的壕溝裏雜亂的散布着許多德國的摩托車和裝甲車，它們的頭埋進到泥土裏，而燒焦了的後部舉起在空中。

平原像一個海，浩渺無際，海岸消失在黃昏的薄霧中。……一片廣漠上點綴着一簇簇的農莊，彷彿停泊在大海中的點點帆船。貨車衝進這灰色的大海，搖動着的農莊航進到一片薄霧裏，那些公園是它們的布帆，而那些高高的柱子是它們的桅杆。……

這輛貨車在一個急彎處震盪了一下，軍官的頭在車頂上撞了一下，把他從睡夢中驚醒了過來。

「好了，我們終於走完了那些山，」他懶散的說，用下巴向那些山噉了一下，帶着一種十分討厭它們的態度。「它們討厭極了，那些連綿不斷的傢伙！」

修拉向四面望着。太陽沉下去了，四面山邊渲染着最後的薄紗似的金光。那是一幅美麗的壯麗的圖畫——那些閃光的赤裸的岩石，那成行的各種顏色的樹林，那有着高高的狹狹的木頭房子的特爾斯斐尼亞的山村。清澈的天空不是低低的壓在山頭上了；它高興明亮，使人覺得它是高高的漂浮在它們的上面。確實的，在那遠遠的看不見的天邊一定有着一些巨大的白色的柱子，在支撐着那高高的輕飄的藍色的穹窿呢。

在整整一公里的路途上，魚貫的駛行着一長列軋軋的響着的坦克車。車子完全是新的，它們一定是剛剛出廠的，但是那些坐在開着的車門裏面的人都佩着勳章和獎章，從它們的絲帶來判斷，那些勳章和獎章一定已經佩了好久了。

「一個強制的行列，」軍官說。他開始擔心着那些坦克車或許會撞壞了他底車子。「你駛過它們的時候要當心呵。他們是不注意的。」

「他們開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們開到什麼地方去？呵，多瑙河呀！」

「藍色的多瑙河！」

所有那些坦克車上面都油漆着標誌。「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修拉讀着，當貨車追上那些吼叫着、噴着油煙的坦克車隊的時候。

每一個坦克車上面捆綁着額外的汽油桶。

遙遠的前線傳來沉重的陸地的砲聲。那些坦克兵望着前面，把黑色的鋼盔推向後面。

「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修拉像警言般的重複着，雖然上面漆着那些題詞的坦克車已經落到了她底後面。她不知道她是在重複着尤利·布爾斯基的最後的話，這些話跟着他一同落進了新建的墓碑裏。

二

全身燃燒着幸福，修拉竭力想像着她最初會見尤利時的情形。她將不通知她來了。讓它保持一會祕密，她要像他那麼的去突然看他，讓他喫一下驚。如果他有了鬍子——沒有關係！她從不會看到他有過鬍子。尤拉斯有了鬍子呢！「姑娘們，你們聽到了嗎？」她底大學朋友似乎就坐在她的旁邊。

在最初一瞬間，他會有些什麼感覺呢，當他看見了他的修拉穿着有着太長的袖子的卡其布大衣，肩膀上掛着陸軍的皮背帶的時候？也許他會不喜歡它？也許他會仍然想像着她穿着一件小小的白罩衫和一雙草鞋那時的情景——那草鞋是他所常常打趣她的！「你是他們中間的派拉斯·亞蒂尼^①呢。」他笑着。或者也許他會想起他所最歡喜的一張照片裏的樣子——她站在海岸上的一隻獨木船裏，手裏拿着一支槳。……當時太陽光使她感到目眩。是的！在那些日子裏，她輕快得像一頭小鹿，尤拉斯決不能夠追上她底飛腿。現在她穿着笨重的士兵的靴子，也許跑不過他了。但是在她的形容上有一件事是沒有改變的——那就是她底髮辮。一根緊密的辮髮帶，把她那柔光的分開着的頭髮辮住了，像一頂花冠似的盤繞在她底頭上。尤拉斯喜歡這些「可愛的褐色的髮辮」，而她爲了取悅於他也沒有把它剪去了。

「那麼這些時你在什麼地方呢，我的飛腿派拉斯·亞蒂尼，」他會問：「你怎樣過活的，你曾經做了些什麼事呢？」

她將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他，所有的事情，沒有一點隱諱！她底褐色的眼睛直注入他底眼睛。她不需要隱諱什麼——她底眼睛裏將不會有女人們常常會有的那種狡猾的帶罪的神色。她將驕傲的告訴他在那些騷亂與受壓迫的痛苦的年代，她怎樣的在她底心裏保全了他們叫作「我們的」一切東西。我們的！他們通常總在他們底信裏只寫一個「O」的大寫字母^②。那是他們的祕密的財寶，這樣的豐

① Palla Athens - 希臘神話裏用智慧的女神。

② 英文「我們的」爲「Our」，所以他們把在信裏寫成「O」。

當，整個的世界都在那裏面，純正而寶貴；確實值得貢獻出她整個的生命，就像那些最可愛的詩歌一樣。在那些軍事失利的最黑暗的年代，它曾經維繫着她底希望，雖然尤利沒有來信，不知道他活在什麼地方，在西方戰場還是在北方，在高加索或者還是在斯大林格勒。她曾經忍受着不止兩三倍的痛苦，等候着他們重聚的那一時刻的來臨，等候着沒有一點失誤、證明着她抗拒了一切誘惑——是那麼真誠而純真的來到他跟前那一時刻的來臨。不管她底髮辮是不是已經變成了白色，只要她底眼睛仍保留着那一種清澈而忠誠的光輝……

不，尤拉斯一點也不會責備她的。他知道她只能夠做到像他所能做的那樣。

而他，在戰爭爆發後的最初幾天裏面，就拋棄了他的數學筆記簿，打算在時局好一點的時候再搞這些，而去到前線參加了學生志願軍隊。

修拉也到了明斯克的一個醫院裏工作。有一個時期他們通着信，後來她底一封信被退回來了：「收信人遷移，地址不詳。」他們曾經預先約定如果有任何像這類事情發生，他們將互相從他們底人民那裏努力去探聽。修拉的父母和布爾斯基的母親已經撤退到東方去。修拉的哥哥，一個卓越的白俄羅斯黨的工人，留在明斯克從事地下工作，但她一直到後來才知道了這個。一天他到醫院裏來看她說出了那個消息，他們的父母在路上被炸死了。同一天，她收到了第二封被退回來的信：「收信人遷移，地址不詳。」而她想找到尤利的媽媽的希望也沒有實現，因為幾天後她自己也在醫院裏在一次空襲中被炸傷了。

她被載在醫院的列車裏送到東方去。那是一個長途的旅行——十天——在旅程完畢之前，車子裏所有的人都完全磨混得很熟。這裏面有航空員、有坦克兵、有砲手、但是大多數當然是步兵。她記

得有一個航空員告訴她曾經被派到普羅業士志去過。別的人傾聽着，似乎被迷住了。普羅業士志！多麼的遙遠呵！當時修拉不知道三年後，普羅業士志會變成了到後方去，甚至到她的預備醫院去的道路。

跟她同一房間的是一個中年的步兵隊的政治指導員，他底頭髮從突出的額頭梳向後面，而他的殘廢了的腳是用石膏補起來的。整天他不說一句話。他底寬廣的堅定的面孔從來也不動一下，彷彿它也是灰色的石膏鑄成的。只在有人站在窗子跟前的時候，他才揚起着紅棕色的眉毛沉靜但是堅定的要求他們從窗子跟前走開去。他底眼睛整天町住着窗子，他底故鄉從那兒飛過，使他感覺着猶如一個部隊被警報所驚醒的那麼。

修拉記得火車開進第一個市鎮時沒有發生一點事故。她扶着拐杖，蹣跚的走到月台上。那在黃色的迷濛的夜霧中的燈光輝煌的車站，那鐵道上的光亮的電燈……無線電的擴音器在廣場上播送着，音樂在奏着……也許當時她是完全感覺着一切都完全跟戰前的昨天一樣的美麗。那個市鎮的景緻孕育着一切被戰爭所截斷了的歡樂，恢復着一切不會被醫治的創傷。她的感情是複雜的。她感覺着說不出的幸福，在她底祖國內有着——現在仍然如此！——許多城市是法西斯的轟炸機所無力建到的——有許多城市沒有被法西斯帝所帶來的黑暗所統治。有無數勇敢的光亮的電燈在這兒燃點着——光明呵！光明呵！光明呵！——而擴音器裏播送着莫斯科的消息。在這同時也有着不可忍耐的損害，在祖國的有些地方，士兵們連抽烟都要秘密的藏在袖子裏，在他們頭上的黑色的天空裏響着嗡嗡的飛機，空氣裏

抖動着尖聲的警報和呼嘯的炸彈聲。

在兩三個月內，她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和尤利的聯繫，而在這兒，她孤獨的扶着拐杖站在光亮的月台上。回進到車子裏，她把臉埋在枕頭裏，讓眼淚儘量的流着。車子開動了，車輪轉動的單調的響着，他們闖上了車子裏的燈——所有的人都睡覺了。沒有一個人會聽到她；她可以盡情的讓眼淚流出來了。但是不，她認為所有的人都已睡覺，她是錯了。政治指導員是醒着的。顯然的他晚上病勢加劇了，因為她能夠聽到他在磨着牙齒呢。

「你幹嗎哭？」他問道。

在黑暗中她能夠感覺到他在望着她。

「我沒有哭，」她說。「我只是……想起了一些事情罷了。」

「什麼事情呢？」

「噢，我們曾經生活過的那些日子……長遠以前的……在所有這些以前。」

一時政治指導員沒有回答。那個市鎮的和平的燈光也在他底心頭引起了許多思想。

「我們記得許多事情，」最後他說。「那是好的。但這是不夠的，你知道。事實上，這在現在只是使你容易哭罷了。我們應該記得少些而想得更多些，關於應該做些什麼，關於在我們的前面是什麼……」

「在我們的前面是什麼嗎？噯，在某個地方的一個醫院，在赤塔或者在依爾庫次克的。」

「那麼？」

修拉止住了哭。在車廂的那一頭，一個發着高熱的坦克兵在大聲的呻吟着。他要求給一些嗎啡，

在威嚇和痛苦的呻吟中間輾轉着。他到現在已經哼了好幾天了。

「那對於他比對於我更壞呢，」修拉忽然的想。「而那政治指導員要什麼呢，他每夜都像嚼玻璃般的磨着牙齒？……我至少還能走出到月台上去，而他——」

政治指導員燃着了一支香烟。

「你不會覺得你要……喔，像他那麼的好好的哼一陣嗎？」修拉問，幾乎要發怒了。

「我要……起來走，」他回答。「起來走，走……聽……飛呵！」

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那麼……你要怎麼呢？……」

「我要回到步兵隊裏去。只在步兵隊裏。」

政治指導員的名字叫佛侖托夫。

他們進入了烏拉爾，這兒到處散佈着電燈，就像這麼許多的星星。所有工廠的烟囱日夜不歇的冒着烟，火車轉動的開動着，從烏克蘭撤退下來的機器在起卸着。而這個工業區域的不停息的響聲現在對於修拉比那她在那兒度過了夏天的藍色的南方海還更為可愛些。她靜聽着這些奮激的勞動與思想所組成的驚心動魄的音樂決不會感到足夠的。因為那不單是音樂，它是她自己的力量，她的救星，她未來的希望。佛侖托夫也改變了，他底面孔不再像石膏般的死白。它是煥着光彩，恢復了生命。

「這樣的強力！」他向她說了幾次。

於是烏拉爾的吼叫着的烟囱落到了他們底後面，火車駛進了西伯利亞。它向前疾駛着，並不在那些站上停留，駛進到那些銀白色的樺樹林裏。他們駛完了一天，四面全是樹林，全是一片白色、白

色、白色……他們又駛完了一天，仍然是一片白色、白色、白色……樹林立在藍色的天空底下顯得清晰而透明。那是修拉以後常常想到的西伯利亞的光景——一片清明、純白的陸地。她發現那是不足取信的，在沙皇的統治下，西伯利亞曾經受到了什麼創傷。

「我的西伯利亞！」佛侖托夫驕傲的說。他是從靠近阿琴斯克的什麼地方來的。

一天晚上在他們的房間裏展開了一個有趣味的談話。一個有着頑皮的捲髮的活潑的軍曹講着關於他的戀愛的冒險，關於他常常使用的把他底太太蒙在鼓裏的巧妙的方法。他是從沙爾斯克大草原上的一些繁殖綿羊的國家農場裏來的。

政治指導員始終耐心的靜聽着，但他終於覺得耐不住了。

「你吹些什麼呵？」他問，似乎軍曹給了他個人什麼傷害似的。「你欺侮你的太太嗎？」

「欺侮？」軍曹對於那些苛刻的話感到有些畏縮，「可是那不是欺侮呵……政治指導員同志。那只是……家務事情罷了。」

「你以為家庭是什麼呢，一塊臭裹脚布嗎？」佛侖托夫粗暴的問，「如果我歡喜，我就用它，如果我不喜歡，我就扔掉它另外換一塊嗎？……家庭不是構成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力量，的基本單位嗎？」

「那是原子呵！」飛機砲手說，從上舖裏放下了腿來。

「原子……那不是我們的意志的力量、我們的紀律、我們的忠誠的基本教育的原子嗎？我們的孩子不是在那兒開始他們的公民訓練嗎？他們看着你，那是說他們的父母，他們也要學習公民的忠誠的。而你……看你吹些什麼呵！」

修拉熱烈的擁護佛俞托夫。她也感覺着家庭和公民生活和忠誠是同一整個的各部分。

被這些談話所鼓舞，政治指導員告訴了他們一個他的西伯利亞的森林故事。那是關於天鵝和牠們底大法律的寓言：牠們的婚配是牠們的整個的生命，當其中一個死了的時候，另一個也一同死去。

「……如果其中一個單獨的留下，」佛俞托夫說，閉着眼睛，「牠便從水面突飛起來，翱翔着、歌唱，着衝上天空去，直到牠只剩下針點般的一個白點子……於是從那極高處，斂住翅膀，像一塊石頭般的掉下來落到地面上……」

現在車子在黑暗的異國的大草原上顛簸着，修拉想着這個堅定忠貞的天鵝的故事，聽着一切的談話，回到了一九四一年的時代。在她看到了尤利的時候，她也要告訴他這個故事。她將告訴他怎樣在西伯利亞的醫院裏找尋着他，在每次新的一批傷兵到達的時候怎樣急急的跑去找他？……

到了葉尼塞河岸上的醫院，她站在那兒，常常有一些自願的幫助者從市鎮來到這裏。

在河上，從北極吹來的風呼嘯着，白色的大風雪旋轉着，但是醫院裏是溫暖而有着烏克蘭的綠色的沉香，那是那些自願的幫助者帶來的。在黃昏的時候，各國語言的許多歌將在走廊裏響起。

在施行外科手術後，修拉在極惡劣的情況中。在把一切的碎片取出之前，他們很損傷了她。好幾天她都發散着麻醉藥的氣味，她底枕頭似乎浸透了那東西；她把它推了開去，把頭放在光光的褥子上。她昏迷的說着明斯克，叫着尤利。她不能吃一點東西；而彷彿猜想着她底意願，一個自願的女人給她帶來一些野漿果。它們是這樣的酸，這樣的美好。